

噩夢

逆塵

脖頸黏濕
似浸冰膠
黏滑之物緊貼膚上

每一接觸
涼液漬痕
尤聚喉結
仿有細觸潛探

睜眼強視
唯見幽暗深邃

雖感微風拂眼膜
然如何掙睜
如何挺眸
終難窺那侵襲之恐物

似眼前有屏
阻隔視線

每條觸手
蠕動不停

若群獨蛇
貼脖之線

吸盤附松
發出吸嘶之聲
於寂靜中刺耳非常

掙紮呻吟
轉瞬為黑暗吞沒
雙手束縛
垂後無力
空中微微扭腕

足雖無綁
然軟弱垂地
無覺麻木

觸感寒冷
與人體溫懸殊
幾欲凍血
寒意沿頸上侵

入膚透血
凍及生命
寒意入肺
窒息寒冷交織

身不能控
戰栗不止

脖頸無用左右擺動
欲脫不祥之縛
然而心跳不再狂亂
似遺生之意誌
漸緩將停。

觸手末端
向上探動
若饞探子
沿領邊遊
執著尋支點

貪婪探索
不舍寸膚

終至面部
渾身黏膩
似滿面覆粘液
冷汗為黏液所代

腥臭之味
自鼻尖蔓延
令人作嘔

劉一氓的詩

旅行者

總有些人嚮往漂泊
一生都在尋找他鄉
帶著好奇和熱愛
走向未知之路
有一天他累了
就在森林中建間屋子
或在海邊開個咖啡座
讓自然母親的懷抱
收容他風一樣的靈魂

幾天後他的身影
出現在一個偏遠的車站
從一片鄉野到一片鄉野
從一個島嶼到一個島嶼
渴望踏足陌生的土地
而有一次次遠行

亡人節過佛寺

精神的堅守
不能停止肉身的枯朽
我又看到那個老僧
日日對著經書
日日老了下去

我向他合什告辭
帶著抑鬱離開佛堂
看到賣物櫃檯後的女孩
驚人的美麗
兩隻小狗向我撒歡跑來
給了我一次
生命的救贖

北歐之憶

在冬天的馴鹿場
夕陽徘徊於地平線
一片遼闊的土地
承載著黃昏的寒冷與淒美
我聽見背後兩個芬蘭女郎
在講一種新奇的語言
是芬蘭語嗎？她們說是
我問太陽 土地 雪怎樣說
她們一一告訴我

我說我想留下來養鹿
學習芬蘭語 在此度過餘生
她們都笑了起來
我能告訴她
我愛上她們的國家嗎？
那有點難於啟齒
就像愛上別人的妻子

小鈞的詩

父親——十月廿日

秋深 家門口
父親緊緊攥著我的手
眼中凝著深秋的霜色
我不捨地說
「十一月初 我會再回來」

但他卻在十月廿日
長眠了
上午九時零九分
再也喚不醒

送你走後 我追憶
您一生與人為善
磊落如松
小事不計較
大事一根脊梁
寬厚待人如春風
嚴以律己是您的家訓
您有苦自己嚥
糖都留給我們
這財富我們接住

如山 父親沒有離開
只是站成了遠空
想念時 我們抬頭
雲海深處有您的輪廓

永遠的父親
永遠 在風雨中
我們一起走路

心安

啄食為天
小鳥在歌唱
從不把皺紋刻心上

飽食展翅
小鳥時唱時躍
飛上了雲端

天高地遠
雙腳找不到棲枝的地方
靜默 小鳥收起了歌唱
原來不是翅膀夠硬
就能抵達仰望的遠方

啊呀 心之所向
小鳥再次展開翅膀
留下 老屋前不停搖晃的枝丫
天 依舊是那片天

當翅膀歸於平靜
世界的心跳
便煥然一新

○

璃雨

箱子
裝滿了神秘的箱子
我不記得 它似乎來過我的童年
像羽毛那樣輕盈 飄啊 飄啊
我確信 它裡面裝著會飛的小鳥
用瘦弱的身軀換來它的蓬鬆

倏忽的一陣風 又將它吹得老高
箱子始終沒有落到地面
它的四角始終沒有落得踏實
人啊 攢成花簇 拼了命地昂起腦袋
好奇和恐懼總是結伴而行
於是 人們避開陰影
站在陽光照得到的地方去舉目

它裝著什麼
等待了許久的一些人終於不再等待
轉身離開花叢
有人駐留 有人幻想 有人說
它從來都只是空白地懸浮著
還有一些人
將它裝進更大的心房

箱子
你的心扉不曾向任何人敞開
那些神秘的傳言
播撒在每一片花開的土地
不管 不問 不說
人心裡所有的猜測與妄想
源自你從始至終的沉默

